

绰号里的青葱时光

翟智慧

周末早上，我到超市买排骨，准备给住校的姑娘补充一下营养。刚到超市门口，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浑厚的男中音：“毛毛，是你么？”回转身，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正兴奋地看着我。

“毛毛”是上高中时，同学们给我起的绰号，因为当年我异常喜爱三毛的作品，三毛的散文集始终不离手，还总爱和人讨论三毛，同学们便给我送了个“毛毛”的绰号，毕业后这个绰号随同那段时光一起被封存在记忆深处。三十年后的今天又被人再度喊叫，我如同一个睡梦中刚刚醒来的小孩，满心满眼都是惊讶和疑问。

中年男子见我半天没有反应，迫不及待地问我：“你真不记得我啦？咱们是高中同学啊！”外号“袋鼠”，再仔细想想。

我脑子飞速地搜寻着关于他的记忆，想起来啦：“袋鼠”，他的真名叫“代舒”，因为是同音，一个眉清目秀的帅男生，硬生生变成了动物世界的“袋鼠”。

三十年的老同学见面，真应了《回延安》里描述的那样：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眶眶里转。我把去超市买排骨的事早抛到九霄云外，站在超市外面饶有兴致地跟他聊起那些亲切的绰号，吐糟着当年的那些“小秘密”。

他说：“你还记得那个叫王敏敏的同学

吗？”“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他说：“就是那个外号叫‘小喇叭’的呀！在教室第一排最右边坐着。王敏敏和我在同一个乡镇，他现在可神气啦，是我们那里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

哦，我马上记起来了，是那个后来转学过来的同学，因为他特别能说会道，消息灵通，很多新闻和故事他能第一时间获悉，又毫无保留地讲给我们听，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喇叭”。

那时候，我们班几乎每人都有一个绰号。姓侯的，叫“猴哥”，姓熊的，叫“狗熊”；长得瘦的，叫“竹竿”；长得矮胖的，叫“冬瓜”；一个女同学长着环卷头发和动人的双眼皮，哇塞！就变成了“朱丽叶”啦！

那时，我有两个铁杆姐们。一个长得很腴腆，说话慢吞吞地，像极了“西游记”里的观音菩萨，大家管她叫“玉面观音”。另一个同学姓何，长得很纤细，穿的衣服都是她姐姐替换下来的旧衣服。她穿在身上又宽又大，像宽衣博袖的道姑，大家叫她“荷仙姑”。

这两个人都沾了她们的绰号的光，异于常人，那“玉面观音”的记忆力特别好，一篇课文只要读三遍，就能不停地从后背到尾，所以，“玉面观音”是语文老师的得意门生。那“荷仙姑”脑子特别灵，再复杂的

四则混合运算题，老师叫她起来口算，她不要假思索就能说出答案。

令人气愤的是，有两位“大仙”相伴左右，我竟然没能沾上一点“仙气”，我是榆木疙瘩脑子，只得每天抱着课本下苦功。

除了给同学们起绰号，我们给任课老师也送了很多绰号：语文老师总是摇头晃脑地读课文，成了“孔夫子”；数学老师成了“根三”，因为数学老师身高大致是1.73，在数学课上，曾经用“根三”来比过自己的身高，由此落下了这个绰号；英语老师念起英文滔滔不绝，比洋人都厉害，我们管他叫“洋博士”；化学老师的绰号是“氧化镁”，因为她姓杨，是个很好看的女孩……

总之，在各位老师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的“头衔”早就被班里的“坏小子们”广而告之，弥漫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打开记忆的匣子，想着伴随自己一路走来那些绰号，感觉每一个绰号都代表了一段独一无二的时光烙印。

真的很佩服那些“赐名者”的创作功力，把“受名者”的典型特征、个人性情都概括进去，甚至能追溯到某些文坛公案，实能以小见大，活灵活现。

当初，别人叫我绰号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憋屈，现在听起来，却非常地亲切激动。绰号里包含着那个青葱岁月里的天真、纯洁、真诚和快乐。

高中毕业后，我们像蒲公英一样，散向四面八方。而今，只剩下丝丝缕缕回忆，告诉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青春风暴。

叫一声你曾经的绰号，便似这五月日里的一股甘泉，沁润心田！



郑贵华

一大早，我在一声接一声的布谷鸟的鸣叫中醒来。接连到了几夜南风，田间的小麦就悄悄地脱下绿外套，换上了黄衣服，麦子黄了。

小时候，最忙的就是五月。小麦抽穗后，父亲每天都要去责任田里看几遍。哪块地有虫害，哪片麦子易倒伏，哪块地里的麦子熟得早，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在等待麦子成熟的空档里，他和母亲在村子西头的沙土地上点花生、种芝麻、栽棉花；还得以即将腾出来的麦地准备下一季的秧苗。

等到麦子黄了梢，父母总在天不亮的时候，拿着镰刀，带上几块锅盔就出了门。等我们吃完饭，到地里帮忙的时候，一块地的麦子已经被父母收割得差不多了。一捆捆的麦子静静地躺在地上，像一个个睡熟的娃娃，看着它们，父母那黑红的脸颊上堆满了幸福的笑容。

我们不用父母吩咐，便开始将一捆捆麦子运到地头的板车旁。妹妹年龄小，一次抱两个，我和姐姐腋下各夹一个，两只手里再提一个，一次能运四个。我们三人来回小跑着，抱起比我们体积大得多的麦捆，脚被麦茬扎破了也浑然不知。等到父母将最后一垄麦子割完，我们也把地里的麦捆都搬到路边了。然后再将麦子装车，杀紧，麦子像小山似的坐在车上。这时，父亲抓起篮子里的毛巾擦把脸，把车绳往左肩上一背，双手紧紧握住车把，像老黄牛一样，躬着身子，一步一步地向前拉，母亲和姐姐一左一右，在后面助推，我和妹妹则留下来收拾遗留下的麦穗。

拾麦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收割后麦地，空荡荡的，让人无端地觉得害怕。遗落的麦穗大多是断了秸秆，捡的时候，麦芒易扎到手，又疼又痒。临近中午阳光照射得十分强烈，裸露在外的皮肤被晒得火辣辣得疼，汗水顺着脸颊和脊背往下淌。我们沿着父母的足迹弯着腰、低着头，一行行细细寻觅，直到将整块地收拾干净，才挎着篮子回去。

农忙季节，家里无闲人。等我们拾完麦穗回来，父母匆匆吃完饭，又去收割另一块地里的麦子了。我和妹妹就去打谷场，把拉回来的麦子散开、铺平、翻晒，等待别人开着拖拉机来碾压。一场麦子打下来，基本都要熬到深夜。接下来的几天还要将麦子扬净、晒干，交够提留，最后把剩下的麦子装进粮仓，作为一家人的口粮妥善地保存起来。

大约是体验过劳动的艰辛，知道每粒粮食都来之不易，离开农村后，我们的情感始终与粮食的情感交融在一起。前天在一家新开的小吃店里，发现店主人在吧台上放了一大束金黄的仿真麦穗，心里顿生好感。我想，店主也许是一位来自农村、对粮食情有独钟的人吧。

现在布谷鸟又开始热情地欢叫，提醒人们又到收麦子的季节了。看着那体积庞大的收割机在田间穿梭，金色麦粒从它宽大的口中直接落进父亲手中的袋子里，我心里感到无比轻松。现代代用机械代替人工，给人们带来很大的便利，以前的人工收割，慢慢变成了历史，成了一代人的回忆！

夏雪片莲

谢高国

谁家的小天使
在河流的影子里出逃
又在阳光的宠爱下慢慢长大
快看
她那低头的温柔
多么像仕女图上美人儿的羞涩
洁白的裙边
还被时间镶上了绝美的绿点
就像一颗心突然有了心上人
纤小的身躯
具有强大的药用价值
可以让昏迷变得简单和清醒
在五月的清风摇曳里
一串串精致的银铃
悬挂在时间的颈上
并碰撞出共鸣与乐谱
此刻
我只想静静地守望
那不动声色的绽放

小满是一个名字

杨红苏

至此
一切都被时间染上了颜色
红粉缠绕青藤
秧苗掺杂麦黄
它让布谷鸟吵沸了
火红的石榴花
它把初夏的蔷薇托举上藤架
直达顶点
携一缕夏风
就把农人的精心创作
编印成一部鸿篇巨著出版

它是邻家一位小姑娘的名字
用充满辩证的智慧大脑
激发起人们的灵感后
又逐渐被遗忘
它身边的蒲公英
一不小心就会白了头发
似乎只为追随和奔赴
但她从未为此停歇
像我
从来不敢停下来
听一听自己的内心



崔向珍

在我溪水一般清澈的记忆里，童年里那些欢乐的日子恍如昨日。我不知道老宅有多少年的历史了，老宅很大，我爷爷奶奶和他们的兄弟都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偌大的一个四合院，日子虽然苦得很，可是四合院里始终是热闹着的。我总是想象着有几十口人的大家庭生活里的酸甜苦辣，亲切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

时过境迁，在我真正的记忆里也就只有一排正房了。青青的砖脚，厚实温暖的土坯墙，苇草的泥屋顶。夏日里风雨无情肆虐，冲走一层草泥，长出几根杂草。狗尾巴草总爱炫耀般地在屋顶摇头摆尾。父亲每年都要抽出空闲，找左邻右舍帮忙给屋顶上一层掺了麦草的新泥，让屋顶继续承受岁月的风雨。再后来，屋顶就铺上了结结实实抗风抗雨的红瓦。

和暖的春日，院子里杏花带雨，榆钱摇铃，枣花含羞……满院的春色无论如何是关不住的，碧树繁花，生机勃勃。而深深扎根于心灵深处的那株朴实的老槐，则是我的最爱。这株老槐没有白杨

树的高直挺拔，也没有苍松的奇美挺秀。它只是默默扎根于家院的一角，在春风春雨里温馨着我们的生活。

这株老槐起初是长在野外的，爷爷看它是无刺的家槐，才移栽到院子里。它和爷爷一样有着温厚无私的品性，它无刺，不会伤到我们。它的树干只有一米多高，我们可以随便攀爬，即使不小心摔下来也不会摔坏。自从爷爷离世以后，没有谁还记得去修剪这株平凡的老槐，可它圆圆的树冠依旧托着一团蘑菇状的绿云，在我幼小的心中升腾入天。

夏日骄阳似火的日子，老槐努力地伸展开密密匝匝的枝叶，在院子里置一地浓浓的绿荫。我们兄妹四人学校归来，一人一处，拖椅拉凳，背书记词。一身粉笔味儿的父亲也挤进这方阴凉地来批改作业。此时的风儿清凉地吹过，鸟儿在枝头婉转，我总感觉自己生活在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里。

不知不觉中，老槐绽放了满树乳白如云烟的花儿，成群的蜜蜂蝴蝶，终日嗡嗡嘤嘤于树间花影之中，微风轻抚，槐花的清香氤氲弥漫，沁人心脾。当满树的花儿凋零，串串晶莹剔透的槐豆儿累累坠坠，那嫩绿恍如透明的玉石，清凉得让我不愿移开目光。

老宅的院子很大，麦收的日子里堆满小山似的麦垛。我很喜欢看父亲在风中用木锨扬起一片金色的麦粒雨，噼里啪啦地哗哗散落。我还记得秋天的时候，母亲坐在长长的条凳上，用地瓜刀切出满满一屋顶的地瓜干，在阳光下闪烁着银亮的光芒。

老宅的院子里，从春到秋都种着许多的蔬菜。垂垂挂挂的辣椒茄子，细细长长的黄瓜豆角，金黄的南瓜花和红红的西红柿争相斗艳；丝瓜和扁豆的藤蔓花朵互相纠缠在篱笆墙上，围满了篱笆墙的向日葵无视它们的纠缠，一心向着热情的太阳奋斗。那些不安分的鸡鸭时常偷偷啄食菠菜、油菜的青芽嫩叶，把我们追来追去，满院子飞跑。

自从父母搬离了老宅，老宅的院子里就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和欢笑。我已经几年没有去看过老宅了，这次去看的时候，天上正飘着细细的春雨。面对多日不见的老宅，我感觉它真的很老了，房角的青砖风化得厉害，有一个屋角也坏掉了。那株老槐在无情的风霜磨砺中，斑驳鳞裂的树干刻满了无尽的沧桑，突兀于地面的树根如一只巨手，紧紧地握住厚重的土地，在风雨中昂首而立。

公益广告

2023年5月21日第三十三次全国助残日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任城区融媒体中心 宣